

四姊妹

柳 溪

7.5

上海文艺出版社



百花中篇小说丛书

四姊妹

柳溪

百花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部小说，写的是婵、娟、婕、好四姊妹解放前后悲欢离合的故事。

三十年代末期，北满大草原上战事频仍。庄园主高殿臣带着四个女儿避居哈尔滨，后又迁居北平，想以她们为钓饵，攀龙附凤，以挽救败家的命运。然而，生活却使她们踏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旅途：有的抱定终生独身主义，有的奋起投笔从戎，有的辗转流落海外，有的走上了堕落的道路……小说展示了各个人物不同的生活道路，以饱蘸情感的笔触，着重塑造了遭受二十年冷遇、对党永远是一片赤诚的知识分子高婕的形象。

作品有浓郁的时代色彩和生活气息，并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插图：陶家元

四 姊 妹

柳 溪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6 3/4 插页2 字数108,000

1982年9月第1版 198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6,000

书号：10151·606

定价：0.57元

—

山村的早晨，真是美极了。先是那高大入云的挂月峰，在朦朦胧胧的雾霭中，露出巍峨的闪光的峰顶；然后是毛茸茸的生长着矮树和铁草的紫云峰，显现出缀着宝石般红色果实的峰峦；最后是彩色斑斓的浮青岭，完全裸露在光艳的朝阳里。整个山峰之间，到处是一片明媚艳丽、光彩眩目的阳光，追赶着迷迷茫茫、白云一样的晨霭；鸟雀在幽深的林间啼转；猪娃、羊羔、牛犊吱吱咩咩的叫声，伴随着雄鸡高亢的司晨啼叫，开始了山村有生气的一天。

在这些连绵不绝的、雄伟的燕山山脉的峰峦中间，在一堆堆黝黑的长着铜绿色石苔的山麓旁，在一丛丛红格英英的荆条棵子里，隐藏着一个极小的村庄——响泉屯。

这个四五十户的山村，在悠悠的松涛声中，在淙淙的泉水声中，迎来了明丽的晨曦。在村南

一片茂密的枣林中两间低矮的茅屋里居住的插队干部高婕，比谁起得都早。

她已经习惯了，七年来她都是天天如此。何况还有两窝猪娃儿在等着她去煮黑豆。小木格子古老式样的玻璃窗上，已经染上了鱼肚白色，熹微的晨光，把这陈设简单、只有一铺前沿土炕的小屋，渐渐地照清楚了。靠窗台那边，蜷缩着十九岁的女儿雪莲，这几天上山拣橡实，打栗子，太累了，她还没有从甜睡中醒来。

母亲高婕悄悄地穿衣、结着纽扣往外走。她踮着脚尖，怕把睡在外间屋小板铺上和雪莲孪生的儿子岫岩惊醒。

可是她想错了。儿子岫岩早被八仙桌底下，在木程上卧着的那两只怕被黄鼬拉走的下蛋母鸡，咕咕地吵醒了。

她先看见有一个红火儿，在墙头枕边晃动，不由吃了一惊：儿子在抽烟。听见轻微的脚步声，烟火儿熄灭了。

“岩儿！你什么时候染上这个恶习的？为什么年纪轻轻的要抽烟？再一说，还要花钱……”母亲轻手轻脚地来到床头，轻声轻语地责备着心爱的儿子。

“妈妈！我抽的是大麻棵叶子，上不了瘾。”

“说谎！”高婕仍旧停在床旁，用那双深邃

的大眼，望着儿子那黑发在枕上滚得蓬乱的脑袋，用申斥的口吻说着，“我现在才闹清楚，为什么我种的野茄棵——曼陀罗的叶子全光了，我晒的白花儿也丢了不少，原来全让你掺着大麻叶偷着抽了。那是我种来为猪娃儿和大牲畜镇疼用的，唉，乖儿子呀，你对妈妈坦白，是不是这么回事呀？”

儿子岫岩，长叹了一口气，裹着棉被，忽地坐起来了。他用央求和埋怨相混合的口吻说道：

“妈妈！您别这么严格了，您对我们兄妹，就放松些吧！您难道不知道我们……我心里憋闷得慌，抽点烟，麻醉一下自己，也许会好受一些……”

母亲不言语了，低下头，望着儿子那一对酷似他父亲的大眼，闪着泪光在向她注视着，那目光，多么牵惹着母亲的爱怜！

“孩子！我们还应该更坚强一些，要象你的名字——岩石那样坚强，妈妈才会高兴……”

“算了！……这些年，就算是岩石，也被生活煎熬得溶化了！”儿子岫岩掀掉破被，露出不耐烦的神情，吐一口唾沫，接着说道：“就是您傻！您拚死拚活地干，拚命地向党表示您的党性、忠诚，又怎么样啊？还不是我爸爸依然蹲在监改农场，您下放农村，而我们，连选调的机会

也捞不到吗？唉，……我不怕妈妈您伤心，憋在我肚里的话，我一定要跟您说了……我只感到，我们真倒霉呀，为什么让我们生在这样一个有问题的家庭里呢？唉，说是不唯成份论，可是为什么，什么样的好事儿都轮不到我和妹妹的头上呢？再一说……”

猪娃儿吱吱地叫起来，母猪也哼哧着。一向富有责任心的高婕，带着惊骇的表情，两眼睁得大大的，跟儿子停止了争论，走出屋门，到紧挨着她那茅屋墙的隔壁屋里，去给猪抱柴温食了。

儿子的话，好象锥子一样刺痛了她的心。她第一次鲜明地感到孩子们的确全都在默默中长大了。她觉得孩子人小心大，说的是成熟的大人话，这使她的心情仿佛象坠了铅块那么沉重。

她出了屋门。在一道当地叫做豆渣石（花岗岩）铺设的寨坡下面，是一片被垂柳的丝条荫蔽的生满绿萍的池塘，水面上一层刚睡醒的黄色小花，在晨雾的滋润下，象金色的小星在眨着眼睛。一轮橙红的太阳，从东面凤凰岭的两峰之间喷薄而上，那令人目眩的金色火焰，立刻就照亮了整个山岳和峡谷。高婕的心，也似乎轻松了一些。

自从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年青貌美、前途远大、未来的物理学家高婕，毅然把自己的生命，

和她的男友石屏结合在一起以后，就开始了她那漫长的厄运。她不但被勒令脱去了白大褂，离开了试验室那些令她神往着迷的烧瓶、器皿，而且一再下放，工厂、农场、农村，她都去过了！从七〇年战备疏散，她在这个山村已经呆了七年之久了！

所幸的是，无论到哪儿，她都能安下心来，找一件人们急需的工作，细心地做下去，来寄托深藏在她心里的那种伟大抱负。比如说这个响泉屯吧，她刚被机关送来的时候，正是麦熟季节。中午赶着做了一点饭，换了一身旧衣服，她下午就跟着社员到地里拔麦去了。

她看见漫坡的山地里，麦子长得好象秃疮脑袋上的头发，稀稀拉拉，缺苗断垄，籽粒干瘪，麦皮发黑发锈，好象线头儿。打头干活的队长何金山在手心里搓一个麦穗，吹一吹麸皮儿，叹一口气说：

“噻！今年麦季又白闹，顶多打个百十斤！”

队长的话说的不错。高婕来后不久，她就从房东大娘的叙说中，知道这里的日值不过二、三毛钱，每人一年不过分上四五十斤麦子。来客串亲、逢年过节，人们才能吃上一顿白面饽饽或是一顿白面饺子。高婕听到这些事情，感到心情非常沉重，好象有一扇心灵之窗给关闭了，那么沉

闷、阴暗。不久她就忘记了她忍痛离开的物理试验室，而专心致志地研究起小麦栽培技术了。她专程步行到她曾经下放过的农场，去讨换耐寒抗伏适于高山碱地种植的小麦品种，她还跋涉过大沙河，到文化大革命被砸烂刚恢复不久的农业科学研究所去找这方面的书籍。到第二年，农大311品种的小麦，就象金子一样长满了山坡的梯田。这一年社员们分了九个月的口粮麦子。整个的小山村，饭后热炕头上叨念的全是高婕。人们乐呵呵地说：“嘿，老天爷睁了眼，给咱这山旮旯送来了一个会种麦子的女秀才！”

她被各家各户的大婶大姐们邀请着，把她拉到炕上，给她烙山核桃油的白面饼摊鸡蛋，把煮的五香咸栗子、沙子炒的大花生、盐水爆的葵瓜子，一个劲地往她手里塞。日久天长，她那简单的家史，响泉屯的大人小孩都能背得出来。当好心的婶子大娘们得知她的爱人石屏还在劳改，便不再问她，生怕她伤心，而只是在背后叹息着说：

“唉唉！好心没好命，花枝儿一样的俊俏人儿，却总是守着空房……”

几年来，她和乡亲们住惯了，呆熟了，仿佛她压根儿就是响泉屯土生土长似的。……

她在防雨的厦子里，抱了山草柴，还有她在

那片小药地里种植的曼陀罗和草决明的枝禾，一起放在灶膛里燃烧。七印大锅里温的是她亲手做的发酵饲料。她已经侍弄了六窝小猪娃。每一次她都是精心地伺候“猪月子”。她用自己那菲薄的工资，给母猪买羊骨头调汤催奶，替它熬小米饭汤，护养身子。小猪不仅个个成活，而且胖得水光溜滑，好象肉球儿！社员们下了工，扛着锄头，站在圈旁，长时间喜爱地看着小猪崽儿吃食、咬架，他们吸着旱烟袋，笑眯眯地夸奖着：

“这小猪娃儿，嘴真泼！吃食滋滋的，好秧子，个个都能长成好肥猪！”

社员们夸在猪身上，却美在高婕的心里。这些就足够了，难道在她看来，还有什么比这更高的褒奖吗？

一袋烟的工夫，掺了剁碎的长寿菜和粉碎草籽的猪食温好了。她用铅铁舀子把糍乎乎的猪食淘在梢桶里，加上新鲜的麦麸，发酵煮熟的豆蹄子，最后还加了一舀秘鲁进口的杂鱼粉，放一小把含碘的细盐，才把猪食配好，用扁担挑到猪圈那边去。

一阵大猪小猪快活的嚎叫声，使高婕刚才有点悲凉凄楚的心，完全开朗了。那刚刚一个月的小猪娃儿是多么好看、好玩！

她知道得清清楚楚！那白棉花球儿似的小猪

儿，是“盖彼洛夫”公猪和“长沙白”交配的，而那有水墨花纹的鼓肚小鬼儿，是“东北黑”和“湖南凹腰”交配的，她这个学物理的在这里运用了远缘杂交的优生学优势。

她拿起一把笤帚。猪儿嚎叫着，已经等不及把那石槽刷干净了。她赶忙一舀一舀、一槽一槽地添食。

天光完全大亮了，连浓密的树丛中，也闪烁着明亮的光辉。男女社员们说笑着，背着荆条编的围着菠菜叶的筐篓，一队队的上山去采摘栗子、核桃、柿子和早熟的山楂果。

那连绵起伏的山峦，是多么美丽！金色的秋天，给予这些山峰以艳丽的斑斓色彩！那苍松的墨绿，那枫树的殷红，那银杏的嫩绿，那柿树的橙红，那梨树的鹅黄，那栗树的浅褐，还有那山坡上一片片的青莲色的花朵，艳红的酸枣棵，鲜黄的野菊，玫红色的石竹，简直是色彩的宝库啊！如果用那世俗的翡翠玛瑙、珠光宝气的手饰楼来对换，高婕也绝不动心。

她抬眼望一望前面的高山，心里闪过了一个很富有诗意的念头：

“当年陶渊明吟咏的那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也不见得比响泉屯更美好！……”

高婕就是这样一个心路宽敞、思想豁达的

人。她不仅用埋头苦干、热心服务来安慰自己苦闷的灵魂，她还惯于在最悲哀的时刻，故意想一些快乐高兴的事情，以排解她郁闷的胸怀。

她现在的装束是朴素而又健美。一身膝盖打了补丁的蓝制服，已经洗掉了色，腰间扎了一条用桐油油过的黄布围裙，几乎齐着脚跟，配上她那头刚齐到耳根的短发，简直酷似一位农村大嫂。她此刻一手拿着铁舀，一手拎着一根苞米秸，一边给猪往石槽里添食，一边监视着看哪只小猪把爪子伸进食槽里去。她常常要用那根苞米秸，轻轻地打一下那头小猪的前爪，让它把爪子蜷缩回去。她自己喃喃地说：“这猪娃儿，从小就让它养成好习惯！”

她这么一边看着小猪，一边又想起今天要干的事情：要把X光辐射过的“科遗”21号小麦种籽，送到播种拿楼能手陆德祥大爷那儿去；要到村西小杏园那边去收甘薯，看一看这块温汤浸种，喷过福尔马林液、火炕育秧的薯苗能增产几成；还要到梅林古洞那边查看一下剪过天穗的玉米灌粒的情况；有几个皮革的马套包还没缝好；山区猪饲料发酵和养母猪、肥猪的经验还没有写完，……啊，这都是她经手管理的，现在想想这些细微的工作，不是可以占据她整个的心灵，省得去思考和回忆今早由儿子引起的不愉快话题

吗？

不，我们的现实生活是一潭湍急的激流，它不允许那么死气沉沉的平静！

看，在远远的村口上，在那美丽壮观的花岗岩的渡槽下面的鹅卵石道上，那是什么？为什么围着那么些背篓的大人和奔跑的孩子呀？

高婕跑到山坡一道寨沿上，手搭凉棚地朝那道甘露渠下面望去。啊！她终于看清了，在那被六月的雨水冲刷成白色的石路上，正停着一辆金桔色的俗称“小面包”的旅行轿车。她一望见这辆山村少见的漂亮汽车，那深邃的大眼，目光就变得呆滞了。

从上半年开始，作为打倒“四人帮”的标志，这个山村曾经开来过不少的吉普车、大卡车，来接那些下放插队的干部回去，为建设“四化”贡献力量。可是高婕的单位呢，渺无音息，就好象她是沉没到大海里的一块石头。

每逢一有同志们离开，她就红着脸，忍住惜别的泪，给这些和她一起打过麦场，莳弄过秋庄稼和耕耘过果园的人们告别。她站在山道上，跑到沙河畔，望着一辆一辆的汽车从她的眼前驰过，从她的眼底消逝，扬起的灰尘，迷蒙着她的眼睛。

最难熬的是一双儿女的议论。

女儿雪莲用低抑的声音说：

“唉！又走一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轮到咱家？！……唉唉……”

儿子岫岩却愤愤地说：

“妈妈！你们单位最差劲！还大声叫嚷搞‘四化’，‘为四化广开人才之路’，呸！纯粹是‘天桥的把式——嘴上说得热闹’！他们要是爱惜人才，为什么让您这学物理、搞物理的还窝在这山沟里修理地球呀？哼，我算看透啦！……”

儿女的话语，就象一片寒雾，一阵严霜一样冷冷地打在妈妈的心上。总共还有四家下放干部没走：一家是伪满一位大臣的女儿；一家是《历史研究》编辑部的主任；一家是电台的记者，再就是高婕和孩子们。这辆汽车又是接谁来的呢？高婕这时不由得心情忐忑不宁和忧心忡忡了。她真怕再给孩子刺激，引得这双儿女发出那象冰雹一样劈劈叭叭的冷言冷语啊！

她慢慢地从寨坡那边低垂着头走回来，好象严霜打过的一根芦苇。但是当她看见那群活泼的肉球一样抢食吃的小猪娃时，她的心情又开朗了。好象阴霾的天空闪现了一道光，她的嘴角儿又漾起社员们熟悉的两个滚圆的小酒窝。

忽然，儿子岫岩攥着拳头，气喘吁吁地朝猪圈这边跑来。他那蓬松的前发，显然因为奔跑出

汗，弄得湿漉漉的，一缕缕地沾在他那宽阔的显着聪颖而好看的额头上了。他奔到妈妈跟前，用兴奋的声音，上气不接下气地喘息着说：

“妈妈！快别喂猪了，汽车来接我们了！快点吧，人家等着哩！”

她的心，一下子象绷紧的弦。

“接我们的？”

“是呀！没错！”儿子岫岩那闪光的大眼，象打闪一样忽闪着，那酷似他父亲的两道剑眉，眉峰间，跳跃着难以形容的喜悦，“是呀，妈妈，你怎么发愣啊？这是真的！我刚走到那片文冠果树林子那边，背着篓，准备去打核桃，那辆汽车就在山道上停下了，司机向我招手，有一个干部下了车，向我打听道儿。他说：‘你知道有一个女干部叫高婕的，在村子哪头住啊？’我说：‘那是我妈，你找她有什么事？’他说：‘啊哈，太好了！我们是奉命调她回市的，来接她了，好哇，你们娘儿仨，这一回都可以回市里去了，……还有你父亲，也彻底解放了……你们该团圆了！’你听，这真真切切的还有错吗？妈妈，快把猪食舀子撂下，解下那条又脏又破的围裙，去见人家吧，来了好几位干部哩，是市委统战部和市公安局的……”

高婕心里绷着的那根弦，几乎要断了。她此

刻说不出自己的复杂心情是悲哀还是喜悦，是激动还是惊讶。她只是那么呆滞地问道：

“怎么来的人是统战部和公安局的呢？……”

“管它是哪儿的呢！反正接咱们回市就行！”儿子岫岩兴奋地挥一下手，不耐烦地说了一句，显然他不能理解这天大的喜讯，妈妈的反应却是如此的冷静、痴呆，甚至是麻木、呆傻！

“好啦，我还得陪人家去，您就快点来吧！”儿子岫岩边跑边扭过脸向妈挥手说着。

“我还得给猪一舀一舀的添食哩，猪不吃蹲食，一下子全倒在石槽里，它吃不好，猪不长肉……”她只能喃喃地回答着这样的话，她闹不清这样的话，是说给儿子听，还是说给自己听，抑或象她孤寂时，说给这些可爱的小动物听。

儿子已经跑远了。在碧绿的丛林间，在那高高的白色羽毛草间，在那低矮的墨青色的琳琅树间，闪动着岫岩那火焰一般的红背心，一闪一闪的，好象是绽放的一片蔷薇花……

她望着，望着，弄不明白为什么是市委统战部和公安局派车来接她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有如芝麻粒儿一样低微渺小的干部……

二

在工程宏伟哗啦哗啦响着流水的岩石渡槽下面，在那片长着紫花地锦的鹅卵石河床里，那辆美丽的金桔色汽车，被下早工的社员们团团地包围着，弄得水泄不通了。这些躲到深山巨壑里的农民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以惜别的悲哀和忿忿不宁的心情，来接受高婕要调走的消息。

勤劳善良的农民心里都有一杆公平合理的秤！经过了漫长的七年，他们终于把高婕这个插队干部的份量给称出来了。你听吧，在岩石渡槽下面的谈话，就是发自那心灵之秤的声音。

老农们吸着旱烟袋说：

“高婕大婶子在这儿呆得好好的，你们又来接她走啦！现在孩子也大了，能挣点工分够‘嚼过’了，前几年拉帮着两个黄嘴鸭儿似的孩子，那是多艰苦哪！可是上级单位呢，就没问过人家一声！唉唉……这是咋整的……”